

第二回 葛明霞一笑締鸞盟

詩曰：

晴日園林放好春，鶻貪歡喜也嗔人。

柳愛風流因病睡，館娃宮裡拾香塵。

桃花開遍蕭郎至，地上相逢一面新。

癡心未了鴛鴦債，宿疾多慚鸚鵡身。

話說鍾景期闖入人家園裡，忽然撞出一個美人來，偷看一會，不亦樂乎。等美人進去了，方才走上庭階，拾得一件東西。仔細看時，原來是一幅白綾帕兒。蘭麝香飄，潔白可愛。上有數行蠅頭小楷，恰是一首感春絕句。只見那詩道：

簾幕低垂掩洞房，綠窗寂寞鎖流光。

近來情緒渾蕭索，春色依依上海棠。

明霞漫題

鍾景期看了詩，慌忙將綾帕藏在袖裡，一逕尋著舊路走將出來。到頭門上，見那靠凳上睡的那老兒尚未曾醒。鍾景期輕輕走過，出了門一直往巷口竟走，不上三五步，只聽得後面一人叫道：「鍾相公在哪裡來？」景期回頭一看，卻見一人戴著尖頂氈帽，穿著青布直身，年紀二十多歲。看了景期，兩淚交流，納頭便拜。景期伸手去扶他起來細認，原來是他是舊日的書童，名喚馮元。還是鍾秀在日，討來伏侍景期的。後來鍾秀亡了，景期因家道蕭條，把家人童兒盡行打發，因此馮元也打發在外。是日路上撞著，那馮元不忘舊恩，扯住了拜了兩拜。

景期看見，也自惻然。問道：「你是馮元？一向在哪裡？」馮元道：「小人自蒙相公打發出來，吃苦萬千。如今將就度日，就在這裡賃間房子暫住。」景期正要打聽園中美人的來歷，聽見馮元說住在這裡，知道他一定曉得。便滿心歡喜道：「你家就在這裡嗎？」馮元指著前面道：「走完了一帶白石牆，第三間就是。」景期道：「既是這等，我有話問你，可就到你家坐一坐去。」馮元道：「難得相公到小人家裡，極好的了。」說完往前先跑，站在自己門首，一手招著道：「相公這裡來！」一手在腰間亂摸。景期走到，見他摸出一把鑰匙來，把門上鎖開了，推開門讓景期進去。

景期進得門看時，只是一間房子，前半間沿著街，兩扇吊闌吊起。擺著兩條凳子，一張桌子，照壁上掛一張大紅大綠的關公。兩邊貼一對春聯，是：「生意滔滔長，財源滾滾來」。景期看了一笑，回頭卻不見馮元，景期想道：「他往哪裡去了？」只道他走了後半間房子去，望後一看，卻見一張四腳牀，牀上攤一條青布被兒。牀前一隻竹箱，兩口行灶，擱板上著些碗盞兒。那鍋蓋上倒抹得光光淨淨。又見牆邊擺著一口割馬草的刀，柱上掛著鞭子兒。馬刷兒、馬刨兒。景期心下暗想道：「他住一間房子，為何有這些養馬的傢伙？」卻也不見馮元的影兒。

正在疑惑，只見馮元滿頭汗的走進來，手拿著一大壺酒，後面跟著一個人，拿兩個盤子，一盤熟雞，一盤熟肉，擺在桌上。那人自去了。馮元忙掇一條凳子放下，叫聲：「相公坐了。」

景期道：「你買東西做什麼？」馮元道：「一向未見相公，沒甚孝敬。西巷口太僕寺前新開酒店裡東西甚好，小人買了兩樣來，請相公喝一杯酒。」景期道：「怎要你破鈔起來！」馮元道：「惶恐。」便叫景期坐下，自己執壺站在旁邊斟酒。原來那酒，也是店中現成燙熱的了。

景期一面吃酒，一面問他，道：「你一向可好嗎？」馮元道：「自從在相公家出來，沒處安身，投在個和尚身邊做香火道人，做了年餘。那和尚偷婆娘敗露了，吃了官司，把個靜室折得精光。和尚也不知哪裡去了。小人出來，弄了幾兩銀子做本錢，誰想吃慣了現成茶飯，做不來生意，不上半年，又折完了。去年遇著一個老人，是太僕侍裡馬夫，小人拜他做了乾爺，相幫他養馬，不想他被劣馬踢死了。小人就頂他的名缺，可憐馬瘦了要打，馬病了又要打。料草銀子，月糧工食，通被那些官兒一層一層的扣克下來，名為一兩，到手不上五錢，還要放青糟粕，喂料飲水，日日辛苦得緊。相公千萬提拔小人，仍收在身邊，感激不盡了。」景期道：「當初原是我打發你，又不是你要出去。你既不忘舊恩，我若發達了自然收你。」說完，那馮元又斟上酒來。

景期道：「我且問你，這裡的巷叫什麼巷名？」馮元道：「這裡叫做連英兒巷，通是大人家的後門，一帶是拉腳房子，不多幾戶小人家住著，極冷靜的。西面就是太僕寺前大街，就熱鬧了。前巷是錦里坊，都是大大的朝官第宅，直透到這裡連英兒巷哩！」景期道：「那邊有一個竹門裡，是什麼人家？」馮元問道：「可是方才撞著相公那邊門首嗎？」景期道：「正是。」

馮元道：「這家是葛御史的后園門。他前門也在錦里坊。小人的房子就是賃他的。」景期道：「那葛御史叫什麼名字？」馮元想了一想，道：「名字小人卻記不起，只記得他號叫做葛天民。」景期道：「原來是御史葛天民。我倒曉得他名字，叫葛太古。」馮元點頭道：「正是，叫做葛太古。小人一時忘記了。相公可是認得他的？」景期道：「我曾看過他詩稿，故此知道。認是沒有認得。你既住他的房子，一定曉得他可有幾位公子？」馮元道：「葛老爺沒有公子的。」他夫人已死了，只有一個女兒，聽見說叫做明霞小姐。」

景期聽見「明霞」二字，暗暗點頭。又問道：「可知道那明霞小姐生得如何？」馮元道：「那小姐的容貌，說來竟是天上有，世間無的。就是當今皇帝寵的楊貴妃娘娘，若是走來比比，只怕也不相上下。且又女工針線、琴棋書畫、吟詩作賦，般般都會。」景期道：「那小姐可曾招女婿嗎？」馮元道：「若說女婿，卻也難做他家的。那葛老爺因愛小姐，一定要尋個與小姐一般樣才貌雙全的人兒來作對。就是前日當朝宰相李林甫，要來替兒子求親，他也執意不允。不是說年幼，就是說有病，推三阻四，人也不能相強。所以小姐如今十八歲了，還沒對頭。」景期道：「你雖然住他房子，為何曉得他家事恁般詳細？」馮元道：「有個緣故。他家園裡一個雜人也沒得進去的，只用一個老兒看守園門，這老頭兒姓毛，平日最是貪酒。小人也是喜歡吃酒的，故此與小人極相好，不是他今日請我，就是我明日請他，或者是兩人湊來，談談這些閒話。通是那毛老兒吃酒中間，向小人說的。」景期道：「你可也到他園裡玩耍嗎？」

馮元道：「別人是不能進去的。小人因與毛老兒相好，時常進去玩耍兒。」景期道：「你到他園裡，可有時看見小姐？」馮元道：「小姐如何能得看見？小人一日在他園裡，見一個貼身伏侍小姐的丫環，出來採花。只這個丫環，也就標緻得夠了。」

景期道：「你如何就曉得，那丫環是小姐貼身伏侍的？」馮元道：「也是問毛老兒。他說這丫環名喚紅子，小姐第一個喜歡的。」景期聽得，心就開了，把酒只管吃。馮元一頭說，一頭斟酒，那一大壺酒已吃完了。景期立起身來，暗想這段姻緣，倒在此人身上。便道：「馮元，我有一事托你。我因久慕葛家園裡景致，要進去遊玩，只恐守園人不肯放進。既是毛老兒與你相厚，我拿些銀子與你，明日買些東西，你便去叫毛老到你家吃酒，我好乘著空進園去游一遊。」馮元道：「這個使得。若說別的，那毛老兒死也不肯走開。說了吃酒，隨你上天下地，也就跟著走了，明日相公坐在小人家，待小人竟拉他同到巷口酒店上去吃酒。相公看我們過去了，竟往他園裡去。若要象意，待我灌得他爛醉，扶他睡在我家裡，憑相公頑耍一日。」景期道：「此計甚妙！」袖中摸出五錢銀子，付與馮元，道：「你拿去做明日的酒費。」馮元再三不要，景期一定要與他，馮元方才收了，景期說聲：「生受你了！」出門竟回寓所。

閉上房門，取出那幅綾帕來，細細吟玩。想道：「適才馮元這些話與我所見甚合，我看見的自然是小姐了。那綾帕自然是小姐的了。那首詩想必是小姐題的了。她既失了綾帕，一定要差丫環出來尋覓。我方才計較已定，明日進她園中，自然有些好處。」又想道：「她若尋覓綾帕，我須將綾帕還她。才好挑逗幾句話兒。既將綾帕還她，何不將前詩和她一首。想得有理，就將帕兒展放桌上，磨得墨濃，蘸得筆飽，向綾上一揮，步著前韻和將出來：

不許游蜂窺繡房。朱欄屈曲鎖春光。

黃鶯久住不飛去，為愛嬌紅戀海棠。

鍾景期奉和

景期寫完了詩，吟哦了一遍，自覺得得意。睡了一夜，至次日早膳過了，除了舊巾幘，換套新衣裳，袖了綾帕兒，逕到連英兒巷馮元家裡。馮元接著道：「相公坐了，待我去那廂行事。相公只看我與毛老兒走出了門，你竟到花園裡去便了。只是小人的門兒須要鎖好，鑰匙我已帶在身邊。鎖在桌上，相公拿來鎖便是。」景期道：「我曉得了，你快去。」馮元應了，就出門去。

景期在門首望了一會兒，馮元挽著毛老兒的手，一逕去了。景期望他們出了巷，才把馮元的門鎖了，步入園來。

此番是熟路，也不看景致，一直竟到錦香亭上。還未立定，只聽得亭子後邊唧唧噥噥，似有女人說話。他便退出亭外，將身子躲過，聽她們說話。卻又湊巧，恰好是明霞小姐同著紅子兩個，出來尋取綾帕。只聽得紅子說道：「小姐，和你到錦香亭上尋一尋看。」明霞道：「紅子，又來癡了！昨日又不曾到錦香亭上來，如何去尋？」紅子道：「天下事體，盡有不可知，或者於無意之中倒尋著了。」小姐說：「正是。」兩個同到亭上來。明霞道：「這裡沒有，多應不見了。」紅子道：「園中又無閒雜人往來，如何便不見了？」明霞道：「眾丫環俱已尋過，都說不見。我恐她們不用心尋，故以親身同你出來，卻也無尋處，眼見得不可復得了。」紅子道：「若是真正尋不著，必是毛老兒拾去換酒吃了。」明霞笑道：「那老兒雖然貪酒，決不敢如此。況且這幅綾帕兒也不值甚的。我所以必要尋著者，皆因我題詩在上，又落了款，但恐傳到外廂。那深閨字跡，女子名兒，倘落在輕佻浪子之手，必生出一段有影無形的話來。我故此著急。」紅子道：「我的意思也是如此。」說罷，明霞自坐在亭中。

紅子就下出階前，低著頭東尋西覓。走到側邊，抬頭看見了鍾景期，嚇了一跳。便道：「你是什麼人？擅敢潛入園中窺探！我家小姐在前，快些迴避！」景期迎著笑臉兒道：「小姐在前，理宜迴避。只是有句話要動問，小娘子可就是紅子嗎？」

紅子道：「這話好不奇怪！我自幼跟隨小姐，半步兒不離，雖是個婢子，也從來未出戶庭，你這人為何知道我的名字？就是知道了，又何勞動問？快些出去，再遲片刻，我去叫府中家人們出來，拿住了不肯干休。」景期道：「小娘子不鬚髮惱，小生就去便了。只是我好意來奉還府上一件東西，倒惹一場奚落，我來差矣！」說罷，向外竟走。

紅子聽見說了奉還什麼東西這句話，便打著她心事，就叫道：「相公休走，我且問你：你方才說要還我家什麼東西？」

景期道：「適才你們尋的是那件，我就還你那件。」紅子就知那綾帕，必定被他拾了，便道：「相公留步，與你說話。」景期道：「若走遲了，恐怕你叫府中家人們出來捉住，如何得了！」

紅子道：「方才是我不是，衝撞了相公，萬望海涵。」景期滿臉堆下笑來，唱個絕大的肥喏，道：「小生怎敢怪小娘子！」紅子回了萬福，道：「請問相公，你說還我家東西，可是一幅白綾帕兒？」景期道：「然也。」紅子道：「你在何處拾的？」

景期道：「昨日打從府上後園門首經過，忽然一陣旋風，綾帕兒從牆內飄將出來，被小生拾得。看見明霞小姐題詩在上，知道是府上的，因此特來奉還。」紅子道：「難得相公好意，如今綾帕在那裡？拿來還我就是。」景期道：「綾帕就在這裡。只是小生此來，欲將此綾帕親手奉還小姐，也表小生一段慇懃至意，望小娘子轉達。」紅子道：「相公差矣！我家小姐受胎教於母腹。聆女範於嚴闈。舉動端莊，持身謹慎。雖三尺之童，非呼喚不許擅入。相公如何說這等輕薄話兒？」景期道：「小姐名門毓秀，淑德久聞。小生怎敢唐突。待我與小娘子細細說明，方知我的心事。小生姓鍾名景期，字琴仙。我就住在長安城外，先父曾作功曹，小生不揣菲材，癡心要覓個傾國傾城之貌，方遂我宜家宜室之願。因此虛度二十一歲，尚未娶妻。聞得你家小姐待字遲歸，未諧佳配。我想如今紈綺叢中，不是讀死書的腐儒，定是賣油花的浪子。非是小生誇口，若要覓良偶，捨我誰歸！我昨日天付奇緣，將小姐的貼身綾帕，被風攝來送到我處，豈不奇怪！帕上，我已奉和拙作一首，必求小姐相見，方好呈教。適才聽見小娘子說，或者無意之中，尋著了東西，小生倒是無意之中尋著姻緣了。因此大膽前來，實非造次。」

一席話說得紅子心服，便道：「待我進去，把你的話兒傳達與小姐，見與不見，任她裁處。」便轉身到亭子上來，說道：「小姐，綾帕倒有著落了，只是有一段好笑話兒。」明霞問她，便把鍾景期與自己一來一往問答的話兒，盡行說出，一句也不遺漏。明霞聽罷，臉兒紅了一紅，眉頭皺了一皺，長吁一聲，說道：「聽這些話，倒也說得那個，只是他怎生一個人兒，你這丫環就呆呆的與他講起這等話來？」紅子道：「若說人品，真正儒雅溫存，風流俊俏。紅子說來，只怕小姐未必深信。如今現在這裡，拼得與他一見，那人的好歹，自然逃不過小姐的冰鑿。況有帕上和的詩句，看了又知他才思了。」明霞道：「不可草率，你去與他說，先將綾帕還我，待我看那和韻的詩，果然佳妙，方請相見。」

紅子領了小姐言語，出來對景期道：「小姐先要看了賜和的詩，如果佳妙，方肯相見。相公可將綾帕交我。」景期道：「既是小姐先要垂青拙作，綾帕在此，小娘子取去。若是小姐見過，望小娘子即便請她出來。」就袖中取出帕來，雙手遞與紅子。紅子接了走上亭來，將帕遞與明霞。明霞也不將帕兒展開看詩，竟藏在袖中，立起身來，往內就走。說道：「紅子，你去謝那還帕的。」

快出去吧！」說完，竟進去了。紅子又不好攔住她，呆呆的看她走了進去，復身來見景期，道：「小姐叫我謝相公一聲，她自進去了。叫你快出去吧！」景期道：「怎麼哄了綾帕兒去，又不與我相見，是怎麼說？也罷，想是如此，我硬著頭皮竟闖進去，一定要見小姐一面，死也甘心。」

紅子攔住道：「這個如何使得的！相公也不須著急，好歹在我身上。與你計較一計較，倘得良緣成就，不可相忘！」景期聽了，不覺雙膝輕輕跪下，說道：「倘得小娘子如此，事成之後，當築壇拜謝！」紅子笑著，連忙扶起道：「相公何必這等，你且稍停一會，待我悄悄地進去，偷窺小姐看了你的詩，作何光景，便來回復你。」景期道：「小生專候好音便了。」

不說景期在園等候，卻說紅子進去，不進房中，悄悄站在紗窗外邊。只見明霞展開綾帕，把景期和的詩再三玩味，贊道：「好詩，好詩！果然清新妙筆。我想有此才情，必非俗子。紅子之言不誣矣。」想了一會，把帕兒捲起藏好。立起身來，在簡囊內又取出一幅綾帕來，攤在桌上，磨著墨，蘸著筆，又揮了一首詩在上邊。寫完，等墨跡乾了，就叫道：「紅子哪裡？」

紅子看得分明，聽得叫，故意不應，反退了幾步。待明霞連叫了數聲，方應道：「來了！」明霞道：「方才那還帕的人可曾去嗎？」紅子道：「想還未去。」明霞道：「他還的那帕兒不是原帕，是一幅假的，你拿出去還了他，叫他快將原帕還我。」

紅子只看是她另題的一幅帕兒，假意不知，應聲曉得，接著帕兒出來。向景期道：「相公，你的好事十有一二了。」景期忙問。紅子將偷窺小姐的光景，所吩咐他的說話，一一說了。將帕兒遞與景期收過。景期歡喜不盡，便道：「如今計將安出？」

紅子道：「小姐還要假意討原帕，我又只做不知。你便將計就計，回去再和一首詩在上面，那時送來，一定要親遞與小姐。待我攛掇小姐，與你相見便了。只是我家小姐素性貞潔，你須莊重，不可輕佻。就是小姐適才的光景，也不過是憐才，並非慕色。你相見時，只面訂百年之好，速速遣媒說合，以成一番佳話。若是錯認了別的念頭，惹小姐發起怒來，那時我做不得主，將好事反成害了。牢記，牢記！」景期道：「多蒙指教，小生意中也是如此。但是小生進來，倘然小娘子不在園中，叫又不敢叫，傳又沒人傳，如何是好？」紅子道：「這個不妨。錦香亭上有一口石磬，乃是千年古物。你來可擊一聲，我在裡邊聽見，就出來便了。」景期道一聲：「領教！」別了紅子，即出園門來見馮元，馮元已在家裡。那毛老兒呼呼的睡在他家凳上。

景期與馮元打了一個照會，竟自回寓。取出帕來看時，那帕與前的一樣，只是另換了一首詩兒。上面寫道：

瓊姿瑤質豈凡葩？不比夭桃傍水斜。

若是漁郎來問渡，休教輕折一枝花。

鍾景期看了，覺得寓意深長，比前詩更加斌媚。也就提起筆來，依她原韻又和了一首道：

碧雲縹渺護仙葩，誤入天台小徑斜。

覓得瓊漿豈無意，蘭田欲灌合歡花。

和完了詩，挨到夜來睡了。

次日披衣起身，方開房門，只聽得外面乒乒乓乓打將進來。一共有三四十人，問道：「哪一位是鍾相公？」早有主人家慌忙進來，指著景期道：「此位就是。」那些人都道：「如今要叫鍾老爺！」不等景期開言，紛紛的都跪將下去磕頭。拿出一張條子來，說道：「小的們是報錄的。鍾老爺高中了第五名會魁。」景期吩咐主人家忙備酒飯，款待報人。寫了花紅賞賜，那些人一個個謝了，將雙紅報單貼在寓所。一面又著人到鄉間墳堂屋裡，貼報單去了。景期去參拜了座師、房師，回寓接見了些賀客，忙了一日。

次早，就入朝廷試。對了一道策，做了四首應制律詩，交卷出朝回寓。時方響午，吃了些點心，思量明霞小姐之事，昨日就該去的，卻因報中了，便忙了一日。明日只恐又有人纏住，趁今天色未晚，不免走一遭。叫蒼頭出來道：「你在房看守，我要往一個所在，去了就來。」蒼頭道：「大爺如今中了進士，也該尋個馬兒騎了。待蒼頭跟了出去，才象體面。」景期道：「我去訪個故人，不用隨著人去。你休管我。」蒼頭道：「別人家新中了進士，作成家人跟了轎馬，穿了好衣帽，滿街搖擺興頭。偏有我家不要冠冕的。」景期也不去睬他。袖了綾帕，又到連英兒巷中。只見馮元提著酒壺兒，走到面前道：「相公今日可要到園裡去嗎？那毛老兒我已叫到在家中，如今打酒回去與他吃哩！」景期道：「今日你須多與他吃一回，我好盡情頑耍。」馮元應著了。景期走進園門，直到錦香亭上，四顧無人，見那廂一個朱紅架子上，高高掛著石磬。景期將鍾兒輕輕敲了一下，果然聲音清亮，不比凡樂。

話休絮繁，卻說那日紅子看景期去了，回到房中與小姐議論道：「那鍾秀才一定要與小姐相見，不過要面訂鸞鳳之約，並無別意。照紅子看來，那生恰好與小姐作一對佳偶，不要錯過良緣。料想紅子眼裡看得過的，決不誤小姐的事。明日他送原帕來時，小姐休吝一見。」小姐微笑不答。

次日，紅子靜靜聽那磬聲，不見動靜。又過一日，直到傍晚，忽聽盤聲響，知是景期來了。連忙抽身出去，見了景期，道：「為何昨日不來？」景期道：「不瞞小娘子說，小生因僥倖中了，昨日被報喜的纏了一日。今朝入朝殿試過了，才得偷閒到此。」紅子聽說他中了，喜出望外，叫聲：「恭喜！」轉身進內，走到明霞房裡，道：「小姐，前日進來還帕的鍾秀才，已中了進士。紅子特來向小姐報喜。」明霞啐了一聲，道：「癡丫頭，他中了與我什麼相干？卻來報喜。」紅子笑道：「小姐休說這話。今朝我見錦香亭上玉蘭盛來，小姐同去看看。」

明霞道：「使得的。」便起身與紅子走將出來。步入錦香亭，只見一個俊雅書生站在那邊，急急躲避不及，便道：「紅子，那邊有人，我們快些進去！」紅子道：「小姐休驚，那生就是送還綾帕的人。」小姐未及開言，那鍾景期此時魂飛魄蕩，大著膽走上前來，作了一揖道：「小姐在上，小生鍾景期拜揖。」明霞進退不得，紅了臉，只得還了一禮。嬌羞滿面，背著身兒立定。景期道：「小生久慕小姐芳姿，無緣得見。前日所拾綾帕，因見佳作，小生不恥效顰，續和一首。謹呈在此。」

說罷，將綾帕遞去。紅子接來送與小姐，小姐展開看了和詩，暗暗稱贊，將綾帕袖了。景期又道：「小生幸遇小姐，有句不知進退的話兒要說。我想小姐遲歸，小生覓配，恰好小姐的綾帕又是小生拾得，此乃天緣，洵非人力。倘蒙不棄，願托絲蘿。伏祈小姐面允。」明霞聽了，半晌不答。景期道：「小姐無言見答，莫非嫌小生寒酸側陋，不堪附喬嗎？」

明霞低低道：「說哪裡話！盛蒙雅意，豈敢吝諾！君當速遣冰人便了。」景期又作一揖道：「多謝小姐！」只這個揖還未作完，忽聽得外面廊下一聲吆喝，許多人雜沓走將進來。嚇得小姐翠裙亂折，蓮步忙移，急奔進去。紅子道：「不好了，想是我家老爺進園來了！你可到假山背後躲一會兒，看光景溜出去吧。」說完，也亂奔進去。丟下鍾景期一個，急得冷汗直流，心頭小鹿兒不住亂撞。慌忙躲在假山背後。那一班人已俱到亭子上坐定。

畢竟進來的是什麼人？鍾景期如何出來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